

陪都滑稽大鼓

讀「陪都雜憶」的迴響

●童世璋

山樂旦富貴花父女

最近讀到中外雜誌兩篇好文章，一是易勤秋先生的「陪都雜憶」，一為王中原先生的「江南撤退記」，共同特點是純真、平實，好湯不加味精，特別有味道，乃掌故文章中最感人的作品。

陪都雜憶中寫到了「山樂旦、富貴花父女」，我曾與山樂旦有過一段接觸，此文令我想起了一些往事，略作補充。

那年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先生，批准了設立一個小型社會服務機構青年社，屬試辦性質，總幹事王克先生，來台後創辦公保，打下了基礎，已故。副總幹事吳以平（企業家）和我，工作同仁相當優秀，有：曾任公保總經理的張維，後轉任中信局副局長，現任救總副秘書長；還有李士賢（國大代表）、孫芳（前台旅總經理，已故。）等，工作方式有點像教會的青年會，從小處、基層着手，成立不多久，張治中來了，一筆勾銷，人員分遣；張治中的秘書童世綱曾向我私人

表示惋惜愛莫能助之意。世綱兄與我名相近而不相及，竟有人誤為兄弟，信件亦偶送錯，他後任美國名大學圖書館長，已故矣。

青年社在重慶兩路口市立中學辦公，郭沫若的第三廳門對門，和我們的氣氛完全不同。他們輕鬆活潑，郭廳長坐在辦公桌上和男女同事吃花酒（花生下大粒），我們則嚴肅刻板。記得我想創辦一個把看相算命先生找來溝通的活動，間接地瞭解社會、影響社會動向，却被批評「落伍」；有關單位不予支持，胎死腹中。我氣不過，為一位知名的命相家作義工，他說我寫，有時自我發揮，學到一些皮毛，瞭解到他們的話影響力很大，比什麼宣言文告管用。

青年社主辦晚會，地點在兩路口廣場，即是後來跳傘塔所在地，民衆免費參觀，由我主辦；我到夫子池山樂旦家拜訪敦請，他有點像石松，有喜感，談得很投緣，他慷慨答應。他號稱「滑稽大鼓」，鼓詞是新編的，不落俗套，經常反應時事、反映社會，引發觀衆共鳴，普受歡迎。據聞他的捉刀人有文學家，老舍經常為他寫稿，我去

的時候，他正在看稿子，我看字跡，是文人字，沒有註名，我想問是誰，但忍住了。我以為他是以「說說唱唱」為主的樂亭大鼓，他自己也能即興演唱。有一回重慶發生一件重大社會新聞，晚報上剛有報導，他便演唱，依我比較，他的創作能力應在如今急智歌王之上，詞意多變化，且有建設性，所以老舍願意結交，提供稿子，精緻已極；豈急智歌王之粗糙所可比擬？在印象中，老舍和他的詞稿中，都是說老百姓的語言，人人聽得進去，不需要字幕也聽得懂。

鼓響三通迴腸盪氣

那場晚會，人山人海，兩路口水洩不通，先有梨花大鼓，富貴花的京韻大鼓等節目，最後才是他的滑稽大鼓，他唱了一段新詞，鼓勵愛國，並無一句口號。富貴花則唱的是傳統三國的一段。我記得他們的鼓藝美化，有節奏、有韻律、內含感情，開場時一段經過設計的「鼓套學」，鼓鍵落處，輕重緩急，所謂三通鼓的前奏曲，四川觀衆高喊「硬是要得」；南北文化交融，是我想

不到的。富貴花的開場白，「換上學徒我來……：給各位換一換耳音。」本是老套，人人相同，但她的用嗓、咬字、發聲、落韻，以及運氣、輕重，轉折硬是與眾不同；她的身材像劉雪華，眼神有戲，天賦嗓子並不寬，但善用「巧勁兒」，才能唱到迴腸盪氣，繞樑三日，百聽不厭。

後來我偶去捧場，大轟炸後，他們在夫子池附近一家被炸後的大宅子上演，入夜幾盞汽油燈，照耀得如同白晝，但開得出來，仍有燒燬後的餘燼味，房屋已殘破，但台上下氣骨昂然挺立——正是那一戰亂時代的娛樂休閒場所；也許明天就會被炸得片瓦無存，無處存身，誰知道呢？不必管它。正是：烈火燎虛空，火盡空不滅，東西南北人，忘掉一切苦，且先聽滑稽，且先說大鼓，快樂在今宵，明天必更好，若不是前因，焉有此奇異？多令人懷念啊！

滿堂掌聲今猶在耳

側面得知，富貴花並非山樂旦的親生女兒，但父女感情很好，後嫁人，山樂旦孤單了，我們也失去連絡了。有一次請他在兩路口吃知名的毛肚火鍋，北方人對既麻且辣又金雞獨立式的吃法，不敢領教，又怕壞嗓子，不敢多飲大補，只乾吃鍋盔，慘兮兮地；不過另一桌復興開下來的幾位音樂家，却吃得也不亦樂乎？向他挑戰：「山樂旦先生，我也是北地漢子，這比涮羊肉刺激，像這種天下第一美味你都不敢吃，豈非滑稽之至？今晚上要不要來上一段？」那晚上他在聲樂家的掌聲中，果然唱了：「以後我拚了命，也要吃毛

肚火鍋，四川老鄉吃麻辣長大，決不會害我，拚死吃河豚，向各位老鄉致敬！」原詞流暢自然，記不清了，滿堂的熱烈掌聲，今天猶在耳際。

山樂旦的觀察力非常強，他雖不食一片肉、一頁毛肚，但他那天表演吃毛肚的饒相却唯妙唯肖，他以鼓籤代表筷子，夾肉伸入鍋內一陣涮，一陣攪和，他說：「這鍋湯汁調和十味——豈止五味呢？够刺激、够熱情、用新鮮，毛肚在裡面只燙一會兒，時間不能長，也不能短，必須恰到好處……」

他一邊擰在一條小板凳上，兩隻大眼圓溜溜地注視着筷子的尖端，然後他舉起象徵性的酒杯暢飲一口，再把毛肚送入口內，那一副滿足之情生動極了，隨即他臉上冒汗，眼睛自然地流下了那種麻辣的感覺所流下的眼淚，眼淚來得突然，觀眾都怔住了，但隨即熱烈鼓掌，掌聲如雷，他笑了：「吃得真過癮，重慶的毛肚，是四川、

是全中國的第一美味，各位小姐先生！您到了重慶，豈能放過？吃幾盤吧！飲幾杯吧！不管日本飛機怎麼轟炸，我們都有口福，可以吃個痛快……」接着唱了一段，原詞記不得了，他和觀眾和土地打成一片，怎不令人叫絕？

不過，在後台我却糾正他：「毛肚火鍋的湯汁是共同性的，大家都一樣，火鍋只加湯，不用清洗，可以延長下去，但吃的肉類毛肚却是分隔的（有洞眼），各人一片天，各有所屬，以免混淆不公，所以你剛才表演在鍋內一陣亂攪，搶別人的東西，却不符事實。唯有包廂的時候，方可不分彼此。這也許是重慶人吃的哲學。」山樂旦哈哈大笑：「原來吃毛肚還有這個規矩，這麼辦吧，別天我請您，讓我學這個規矩，我閨女（指富貴花，她當然不姓富。）可不敢嚐試。」富貴花在一旁，學着四川話說：「爹，我要嚐嚐看——究竟是啥子味道？」

聖文 文庫 拾夢抒懷

李 潔 著
出版 隆重
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